

# 来碗手擀面

□周久云

下班回家，刚跨进家门，就听到厨房里切菜刀的声音。这声音连绵清脆，匀称细腻，既不像切蔬菜的轻柔，又不似剁鱼肉的浑厚，有点陌生却又觉得很熟悉。怀着好奇心，我三步并作两步走到厨房门前，探头望去：妻正系着围裙站在桌边，左手扶着一长叠洁白的面皮，右手握着磨得铮亮的菜刀，随着有节奏地提刀、下切，面皮奇迹般地变成了宽厚均匀的面条，整齐地堆放在了桌面上。

手擀面！我眼前一亮，怪不得这切菜刀的声音这么熟悉呢！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听到这亲切温馨的声音，也有好多年没有吃过自家做的手擀面了。或许是连日来的高温酷热，见家人少了食欲，妻便想到用这个法子来换换胃口，让大家尽量多吃点。或许是妻也怀念起当年吃手擀面的日子，好在她自己会做，我便也就跟着沾光。

见我惊喜的样子，妻只是笑笑，麻利地将已经切好的面条一把把捋起来，顺着面盆的边沿摆放整齐。此时，锅里的水也开了，妻便将面条一把一把拎起来，慢慢下到锅里，顷刻，面汤腾起了白沫，漫过了锅沿，妻又拿起竹筷轻轻地搅起来，把缠在一起的面条分开，不让它们打结。随着锅里的热气不断蒸腾，满屋的面香愈发浓烈，肚子也情不自禁地闹腾起来，直嚷嚷着“饿、饿、饿”。

好在只一刻工夫，妻就将碗盛得满满的，香喷喷的手擀面端上了餐桌。就着辣酱、咸豇豆的

手擀面醇厚、诱人，是我这些年来吃到的最美味、可口的面食，我毫不犹豫地吃了两大碗。

早些年，手擀面在我们乡下是最常见、最普通一种主食。尤其是过了三月，米缸日渐空虚，进了俗称“青黄不接”的日子，饥一餐饱一顿便是家常便饭，及至麦子成熟，收割、脱粒，不等完全晒干，人们便拿去加工成面粉，迫不及待地回家，赶着做新麦收获后的第一顿手擀面。

记得那时，家家都有一根细长、圆滑的擀面杖，顶端穿着细绳，不用的时候挂在墙上。母亲很会做手擀面，使我们拥有了更多享用美食的机会，村里许多大姑娘小媳妇做手擀面的手艺都是母亲教的，妻也是其中的一员。

小时候，一到母亲做手擀面的时候，我们姐弟就会围过去，站在桌子四边看着母亲如何把一碗白白的面粉灵巧地做成一根根我们特别爱吃的面条。和面、揉面、擀面、叠面、切面、捋面，面粉像是十分听话的孩子，在母亲的手里不断改变着自己的形象，每一次华丽转身都是那么浑然天成，不拖泥带水，常常看得我们出神。有时，我们也争着从母亲手里抢过擀面杖，学着她的样子擀几下。姐姐学得最快，成了母亲的得力帮手，遇到农忙时节母亲回家迟，擀面煮面的活就由姐姐包揽了。我却最终没有学会，也就只有吃现成的份了。

这个夏天，妻亲手做的手擀面，让我重温了儿时的醇香美味。

## 七月半的月亮

□柳小砚

中元节在我的老家被称为七月半。这一天，家家户户都会烧纸化钱，祭拜祖先。

在我未出嫁前，每年的七月半，父母亲都会按照家乡的风俗来祭祖。他们将八仙桌置放于堂屋正中，供上鱼、肉、青菜豆腐、蔬菜汤，盛上一大碗堆得圆圆的米饭，插上几双筷子，还倒上两杯白酒。父母带着我给祖宗磕头，给爷爷奶奶跪拜。

上坟化纸的时候，母亲说，这一天地府会放出全部鬼魂回自己的家，吃饭、喝酒、拿钱，可有些孤魂野鬼找不着家，蛮可怜的。母亲这样说着，便另烧一堆纸钱，念叨着：孤魂野鬼来拿钱啦，你们分一下，不要抢呀。

母亲比父亲小七岁。母亲病逝的时候，还没过50岁的生日。而祸不单行的是，父亲在过完60岁生日的第二年，也离世去了。他说，你妈妈在那边盖好了房子，来接我了。还不到而立之年的我，从此失去了挚爱的双亲。

多年的异乡漂泊，我无法像别人家的儿女一样，在七月半这天奉上酒菜祭奠双亲，这成了我心中的一处隐痛。每年

七月半的晚上，我会带上准备好的纸钱，找一处十字路口，送钱给我的亲人。我也会学妈妈的样子，另烧一堆纸钱，给那些无家可归的孤独的灵魂。

那些年心中戚戚。我无数次地呼唤爸爸妈妈，却再也无人应答。我只有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和他们对话。每每谈及生活的艰辛，更追忆父母的慈爱，常常难抑悲哀，泪流满面。炙热的火光渐渐熄灭，灰烬随风飘散，像一只只黑色的蝴蝶，飞进了无边的夜空，寂寥无声。月亮圆圆的，却放出凄清的冷光，我垂下了眼帘，不忍面对。

如今人到中年，经历了许多世事的变迁，我的心理不再那么脆弱。七月半的晚上，我会静静地看看月亮。月亮高高地挂在天上，如历尽悲欢的老人，又如洞察人世的智者，散发出安详静逸的光芒。它和我安然相对，仿佛有一种无须多言的默契。就如同父母对我殷殷的期望，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好好地生活下去。

那一刻，我觉得父母从未远离，他们一定在别的地方，以另一种特别的方式陪伴着我。天上人间，有爱相随。



《餐馆》【比利时】约瑟夫·坎特里

##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94号

## 和婆婆的“垃圾战”

□朱超群

结婚十年，在我眼里，婆婆哪都好，唯一让我感觉不爽的是她爱“垃圾”的嗜好。我所说的“垃圾”在婆婆眼里可是好东西，譬如姨家穿过的不想再穿的八成新衣服，还有姑家那一些被新陈代谢的家具，甚至是哪个朋友家孩子用过的铅笔小刀橡皮……只要人家给，婆婆都尽数收下。

“垃圾战争”由此开始。首场开战是因为家里要请客，我和老公整理屋子，把那些“垃圾”拎了就往楼下的垃圾筒边冲。可惜正碰上婆婆从外面回来，老远看见我们，马上跑过来检查，于是乎，那些差一点就要和我们说再见的东西便又重新登堂入室。

如此多次后，忍不住告诉婆婆，衣服，袜子何必捡

剩，我们买新的就是了；还有橡皮铅笔小刀，拿别人用剩的更是没必要……我们的话还没说完，一边的公公开口了：你们房奴着，车奴着，你妈是想给你们舒缓一下压力呢，别把“好心当成驴肝肺”。更何况，你妈拿的，都是用得着也可以用的东西……

公公说得不紧不慢，却让我们哑口无言。这些年，我和老公为了追求有房有车的生活，日子过得的确拮据，婆婆是一心在帮我们啊。

现在婆婆依然会拿回一些别人送的东西，实在看不过眼的我也会悄悄扔。“垃圾战争”依旧持续着，但比以前，我不再那么绝对排斥婆婆的做法了。我懂得了婆婆那颗爱我们心疼我们的心，只有懂得，也只有努力，这场关于“垃圾”的战争才会不用分输赢地消失于无形……

## 旅行者

□伊尹

饭局上认识某男士，背包客，绰号当代小徐霞客。他十八九岁开始徒步青海西藏，下一步计划徒步穿越昆仑克里雅，如今他三十有五，人生十几年的好时光都用在路上了。

户外多年，险象环生，他在深圳攀爬红排角悬崖的时候差点失足落下。他在墨脱徒步时，恰逢母亲心梗入院，当时他手机没有电，就是有电也没有信号。得知母亲昏迷，是在他进入墨脱县城之后的事，好在母亲被抢救回来。电话里他听到母亲生命无大碍，就继续墨脱徒步之旅。母亲没事了，他却在回程

的途中被虫子叮了，发烧造成他短暂性失忆……

来者多是他的崇拜者，对他的苦旅历程无比敬仰，屏气聆听他讲。谈到婚姻问题时，他说，为了徒步的需要，他择偶条件如下：会做家务，照顾他的父母，对他的户外生涯不要横加干涉……

多么理直气壮的要求。可我怀疑，世上会有这样一个能够答应与他结婚的女人吗？你若想独步天下，那就别要求对方福慧双全。婚姻就是一场合作，你毫不付出，就别指望对方的无私奉献。

饭局终了，男人踩着凄清的月色离去，他带着酒意的背影有些孤单。突然间我觉得，他的心里住着一只倦鸟啊，正在拍打着翅膀寻找家的方向。

## 微观

○ ○ ○

## 遇见寒山寺

刘中驰

运河畔，寒山寺，些许的孤独与寂寞。落月、乌啼、寒霜、渔火、钟声，句句轻忧，薄寒绕身。落第文人，漂泊游子，是无助的流浪还是失意时的思乡？张继一生不得志，漂泊对他来说仿佛已是常态。也就是这一晚，在苏州，在寒山寺，在一众愁思袭来之时，他想家中的亲人了。也许只有亲人与思念的力量才如此伟大，让一位默默无闻的小诗人，爆发出空前绝后的力量，写出了关于寒山寺的千古名句。

瞬间觉得，张继落榜真是件好事。若不是落榜他怎能留宿苏州，若那晚不在苏州，他又怎会到寒山寺？这次没考中可以下次再来，但是灵感是稍纵即逝的，是寻不到的。寒山寺遇见张继，他们的邂逅，是一种缘，妙不可言。

## 为你

一亩田

那天下午急匆匆赶去学校接儿子，我看他大热天又穿着外套，拉链还一直拉到脖子下面，一个人在教室外面窜下跳，嘴里念念有词，玩得起劲。走近一看，果然是满头大汗，唉！这个孩子真叫人头疼，都上小学三年级了，还是不知道照顾自己，叮嘱了多少遍，热的时候不要穿外套，可是我每次来接他时都是这么全副武装。

就在我大声责备他为什么这么热还要穿外套的时候，儿子怯生生地说：“妈妈你工作忙，每次都最晚来接我，其他的同学都走了，我想先穿好衣服收好东西，等你一来咱们就走，不用再耽误时间去教室拿外套。”我愣了，真的没想到小小的他宁愿自己热一点还一直在为我着想。

## 汝自开落

王敏瑜

很喜欢龙应台曾翻译的一首外国诗中一句话：吾来看汝，汝自开落，缘起缘灭。

这个夏天，抽空去艺莲苑拍了几朵荷。一次回家看片，发现一株不错的荷，但是拍摄角度略有遗憾。次日晨起兴冲冲前往，发现昨日还傲然挺立的她突然只剩下了一个莲心，花瓣义无反顾地散落了一地。我心里略有些扫兴，但也知这是开落的自然规律。艺莲苑有些偏僻、冷清，每次来，这里的游客、拍客并不多。这些花，多数时候都是在无人欣赏的状态独自开落。她们是自己的导演，也是自己的观众。我欣赏这种兀自开落的情怀，不负时光、不负季节、不负自己。

青石街来稿邮箱  
xinfukan@126.com